



## 拾遗往事

□ 熊荟蓉

又到了“小麦覆陇黄”的时节，我又想起儿时那些拾遗往事。

上世纪70年代，我家劳力少，按照工分分配的食物也少，母亲便时常吩咐我去拾遗。暮春去捡拾别人遗落的麦穗，仲夏去采摘人家收完后的瓜果，初秋去翻刨社员刨过的花生地。母亲总是说：“眼睛放亮点，跑远一点……”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遗物”少，而拾遗人多，寻常之地基本无遗可拾。像那种形状完整的饱满麦穗，散发着金子般的光芒，往往一落地就被抢走了。

我捡到麦子最多的一次是在一个干涸的桥墩旁。那里堆

积着很多零散的麦粒。我知道这是板车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侧翻留下的。我把它们拢在一起，捧进我的竹篮。这些麦粒被母亲筛过簸过，磨成面粉，就会变成香喷喷的软饼和金灿灿的油条。

我捡到的最大的一个瓜是在一片刺林子深处。

仲夏，瓜果被采摘后，大片的瓜地就成了敞开的天堂。一听到消息，孩子们在田野间奔跑、枝蔓间搜寻，为发现一枚青涩的小果而欢呼雀跃。我总是跑到最远的刺林子里。因为荆棘密布，这里总是被遗忘的角落。我曾在灌木深处，冒着皮肤被刺破的危险，摘到了一个两三

斤重的甜瓜。为避免被强势的男孩抢夺，我用野草盖着篮子提回家。家里六个人，母亲把瓜分成六份，我得到了最大的一份。这是我今生吃到的最香的瓜。

比起拾麦穗和摘瓜果，翻刨花生更需要耐性。

初秋，大人们把花生刨走后，我们小孩子才可以翻刨第二遍。没把的锄头对于我们来说很是笨重，加上遗留的花生总是在更深的土里，很多孩子翻寻一会儿就放弃了。我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专门翻刨田地的边边角角，这是大人们容易疏忽的地方。他们少刨了一锄，我多刨一锄，就是收获。

每一颗突然呈现在眼前的花

生，都是对我的细心与耐力的巨大奖赏。半熟的花生，用盐水煮了，吃到嘴里，有淡淡的清甜味儿。饱满的花生，晒干了，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口袋里最好的零食。

拾遗是那个年月最实惠和诗意的事情。后来当老师、当作家，我一直是个虔诚的拾遗者。

做教育，我关怀那些被遗忘被疏忽的差生；写文章，我留意人人眼中有而心里无的物和事；过生活，越是荆棘丛生我越是满怀希望。于是，我的人生路，总是在向前、向上……

## 与画家茶叙论道

□ 卞奎

画与人类共生  
劳动 刻画  
游戏 映画

画作中总有  
跳动的风雷  
激荡的乾坤

画花鸟雄鸡  
颤抖亮翅  
蓬勃舞动

画喷发岩浆  
闪着烈焰  
奔驰呼啸

画喧腾瀑布  
何惧石岩  
飞流直下三千尺

画大海波涛  
恣肆汪洋  
汹涌澎湃高万丈

季节变通  
画池塘睡莲  
唤醒心泉的波纹

光和色彩  
共存共生  
驱动心灵之笔

用生命力  
来挥洒人物  
是无限的可能性

人可以活着  
也可以死去  
画幅高悬 不老

多维的空间  
多变的节奏  
画是交响乐

于是链接  
心中的画  
便是心中的音乐

抽象大写意更是  
人生 是哲学  
是真善美之流泻

于是 画可以观赏  
画可以吟咏  
撼动胸怀

画和诗  
不能分家  
因了诗画同源

诗人和画家  
同一个老祖宗  
欸乃一家亲

逝者如斯  
来者如斯  
犹同长清之水

我们是弄潮儿  
我们是长青之楫  
诗和远方 艺术永恒

## 戴个表不得了

□ 乔兆军

上世纪70年代，物资缺乏。那时候，一个村子里能戴上手表的也不过三两人，询问时间的人自然不少，戴表的往往会夸张地抬起手腕，十分准确地读出时间，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同时也心安理得地接纳别人艳羡的目光。

上小学那年，教我们的老师叫周清秀，她穿好看的“的确良”衬衣，留两条大麻花辫子，爱笑。调皮的孩子说她“笑里藏刀”，因为她常笑着用教鞭敲那些调皮孩子的脑壳。

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她特温柔，有时会托腮微笑。快到中午的时候，她会开门走到教室外

面去。同学们嘀嘀咕咕，说老师是出去看看太阳，看看是不是该放学了。其实，只有我知道她出去干什么了——她是出去看手表了。她是我表哥的未婚妻，表哥这次回来探亲送了她一块定亲表。她戴着怕人家笑话，总是把手表使劲往胳膊上撸。她出去是把手表从上面撸下来看时间，然后再撸上去。

受老师的影响，我们这群孩子心里也痒痒，总想有一块手表戴戴，于是就用蓝水笔在手腕上画一块手表。大家相互开心地画几点了。回到家里，弟弟看见了，羡慕得不行，央求我也给他画，于是我在他手腕上画个手

表。弟弟还不满足，要求我在他的肚皮和额头上都画上表。此时，我们浑身戴着“名表”，在村巷里穿梭，看见别的玩伴只是手腕上戴“手表”，感觉特自豪。

上初中，奶奶用卖鸡蛋的钱给我买了一块电子表，我高兴得睡觉也舍不得取下。可是，这块电子表质量不怎么样，戴了一段时间后，老是和收音机里播送的北京时间对不上。大人们看着手表上的按钮，也不知如何调整。于是我就守着收音机，等到夜里零点报时的钟声响第一下，飞快地取下电池。待到最后一声响起，又赶快将电池装上，这样，电子表显示“0点00分”，靠



这种方法才校准了时间。

后来，条件越来越好，我的手表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如今，手表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偶有戴的，看时间是次要的，多是用装饰了。

## 群领导

□ 鞠志杰

我媳妇建了个群，经常组织些活动，比如去敬老院做义工、踏青、骑行、AA制聚餐等。总之，活动精彩纷呈，群凝聚力越来越高。

一个星期天，我媳妇又组织活动，这回要包五彩饺子吃，说是用多种蔬菜汁和面，饺子煮出来后是五颜六色的，赏心悦目。我听后馋得不行，表示也想去。媳妇说，你去也行，但别说跟我是两口子，到那少说话，多干活，

吃完交了钱就走。我点头答应。

到饭店时，大家正在包饺子，我赶紧洗手干活，偷眼瞄媳妇，嘿，还真像个领导的样子，指挥大家干这干那，一切井井有条。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几百个饺子就包完了，大家分桌坐好。

我媳妇站起来讲话：“老规矩，酒随便喝，但不许拼酒，不准喝多。”我尝了几个饺子，味道还真不错。可桌上的配菜显得素了些，便问：“没有硬菜吗？”那边

媳妇瞪了我一眼。这时我媳妇边上的一位大姐说话了：“你是新来的吧，不懂规矩，咱们群组织吃饭一直这样，素淡点好，省得三高。”别人也跟着附和。

开始互相碰酒，我碰到媳妇那，很不自然地说了句：“哎，喝一个。”旁边那大姐又不干了，“你这兄弟，没礼貌啊，和群主碰杯，得恭敬一些，哪能哎哎的呢。”说着，自己倒了一杯酒，站起来对我媳妇说：“群主，我敬你一杯。”我媳妇看起来很享受。

## 满架蔷薇一院香

□ 杨金坤

在老城区闲逛，被一家院落的花墙吸引，向阳的院墙上，一丛丛纵横交错的蔷薇枝条，把院墙自低到高、从里到外层层叠叠地包裹了起来。

蔷薇开得正盛，一朵朵粉红的、洁白的花儿，从绿叶丛中争先恐后冒出来，沁人心脾的幽香在空气中弥漫，清新自然，久久萦绕在鼻间、流溢在心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我不自觉地咏出了唐代高骈的诗作。

望着满墙蔷薇，伴着阵阵清香，咏着前人诗句，我的思绪飘出很远很远，飘到了故乡那开满蔷薇花的院墙。

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母亲怀我时，奶奶在老屋的南墙下种了蔷薇，说：“这次一定是孙女，小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蔷薇。”待母亲生下我后，奶奶见又是一个小子，虽不十分满意，但正赶上种下的蔷薇竞相开放，合了奶奶的心意。奶奶笑着说，这臭小子长大了，一定会娶个贤惠漂亮的媳妇。

我是伴着蔷薇花的开放一

年一年长大的，直到十八岁，我考上学进了城。

蔷薇名字的由来，《本草纲目》有一说法，第十八卷中，有“蔷薇”条，注解中指出即“蔷薇”或“墙薇”，释名为“蔷薇”。李时珍认为“此草蔓柔藤，依墙而生，故名蔷薇”。

在南朝时，人们已经懂得栽培蔷薇，作为美化庭院的一种景观绿植。《太平寰宇记》载：“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种蔷薇。”南朝柳恽的《咏蔷薇》如一幅工笔花鸟画，绘出千年前那一丛蔷薇盛放时的美景。“当户种蔷薇，枝叶太

葳蕤。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写出了蔷薇花与众不同的美，是咏蔷薇的千古绝唱。

蔷薇不似牡丹那般富贵奢华，也不似桃花那般美艳夺目，即便和同科同属的近亲相比，也不如玫瑰、月季那般花形硕大、香气扑鼻，但蔷薇的花香是清芬幽远的。细风吹过，如丝如缕的花香，随风飘散，满院子都可以闻到。

驻足花墙前，我想：我的奶奶不也是一株蔷薇吗？于平凡、质朴和善良中，蕴藏着对生活的深深爱意。